



落日

梦龄 辰汾

I247.5

2810

3

BK 90/06

落日

梦龄 辰汾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七年·北京

462175

内 容 说 明

这是一部反映伪满时期东北长白山地区人民反抗日伪的长篇小说。

领导暴动的汉族农民林双喜，和人称“养小特务崽子的学校”的朝鲜族学生许成淑，在深山老林里遭遇。在特定的环境下，两个人生死互相依存，由仇敌转为爱侣。林双喜报国难家仇的坚定性给许成淑以启迪，日伪血淋淋的罪行，又从反面给许成淑以教育，而当她决心随林双喜去找游击队的途中，却被自己的父亲——伪满高等警官亲手击毙。在千钧一发的严重时刻，老猎人以自身的壮烈牺牲，掩护了林双喜及与他重逢的过去的未婚妻奔向革命。

小说构思上的浪漫主义和描写上的现实主义和谐统一，情节曲折，生活气氛浓郁，富有地方色彩和民族色彩。

《落日》是作者继《残夜》之后的一部较好的作品，也是《残夜》的续篇。

责任编辑：周达宝

落 日
Luori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文 字 六 〇 三 厂 印 刷

字数 199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10 $\frac{1}{2}$ 插页 3

1987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7年12月湖北第1次印刷
印数 00,001—11,060

书号 10019·4197

定价 1.90



作者张延汾(女)、高梦龄、高志辰

(由左至右)

目 录

- 一 在落叶萧萧的秋山里，她为他找到一个洞穴 1
- 二 这个不起眼的地方，民风特别强悍、豪侠 13
- 三 时间，女人 22
- 四 秋光迷人，但往事不堪回首 37
- 五 似在梦中，他的眼前出现一个陌生的少女 52
- 六 梦魇缭绕，总缠住这小小的地窖子 69
- 七 她生怕这种刀锋之谈，引出意外 79
- 八 小村先生会是怎样的一个男人呢 93
- 九 他和她都在想，如其遮掩还不如把窗纸捅破 104
- 十 她用乞怜的眼光望着他，准备接受严厉的惩罚 119
- 十一 铁和石的撞击，闪出了奇丽光耀的火花 135
- 十二 这种事看来是荒唐的、荒谬的，可在生活中发生了 155
- 十三 人类感情生活中有种宝贵的东西，找寻 170
- 十四 夕阳西下，小溪旁出现一场生死搏斗 184
- 十五 宁静的地方，黑夜也变得令人厌恶了 201
- 十六 一个人活着，就要忍受命运的各种折磨 215
- 十七 人生就是要在风涛中闯一下的 229

十八	在黑暗的地下室,他们好象都有许多话要说	240
十九	恐惧象报警的钟声,撞击着人们的心扉	252
二十	上河上下,一时布满鹰犬	265
二十一	“请关照一下,谢谢!”	274
二十二	卖海洛因的人,寻欢作乐却意外的发现 一个秘密	285
二十三	寂静的黑夜充满着罪恶,也展现着勇敢	296
二十四	这一天,是不能忘记的	309
二十五	在矢车菊花开放的早晨	317

一 在落叶萧萧的秋山里， 她为他找到一个洞穴

一个女人踉踉跄跄在林中走着，背上负着很重的什么东西，象是布袋……不，那是有气息的、一个受了伤的男人。这女人头发蓬乱，上面沾着一些草屑、松针、毛儿狗。她面色憔悴、枯槁、苍白，两颊瘦削，一双幽柔的眼睛显得很大，充满了恐惧、愤怒、忧虑、哀戚……

从她那茫然、不住四处张望的神色中，可以看出，她在寻找着落脚之地，一个安静、隐秘的地方，藏起身来，就象一只小鹿避开猎人的追捕。

“不能丢下他！”女人这样想着。

她是昨晚逃入山林的。那时太阳已经快要落山了，村庄、田畴、旷野还有海兰江，全部沐浴在夕阳之中，一切景物，全部闪耀着玫瑰色的光辉，映红了多半边天。这时荒店岗楼的大火仍在燃烧、蔓延……云彩由火红变成绛紫、青蓝、铅灰，然后渐渐地暗了下去。鸟投林，乌鸦却在树梢上盘旋。这是一种讨嫌的鸟，人们认为，它的出现会带来不祥。空气中散发着甜丝丝的桦树、腐朽的松针、野艾和黄蒿的混合气味儿。林间的小路和丛草中，发出喋喋、沙沙、簌

簌神秘的响声，叫声，哭泣和咒骂：“东洋鬼啊，杂种目的，你毁了我们的家……”

此时，她不顾荆条、树枝抽脸，树茬扎脚，蝉喇子蜇得她肌肤痛痒难耐，一直往林子里钻。她还常常被倒木、乱石所绊，使她摇摇摆摆，象个醉汉。她已经一天多没吃东西了，胃肠轰鸣，怀中揣着一窝鸽子似的，“咕咕”一门叫。饥饿在折磨着她。头上的虚汗一片一片渗出，腿麻了，背压弯了，嘴唇干裂，眼睛也迷蒙了，金花乱迸。“娘……”她痛苦、下意识地呼喊了一句，感到气力全尽了。她挣扎着，心里想，能多往大林子里走一步，危险就会少一分。渐渐地，眼前一切景物都扑朔迷离起来，她感到不好，努力使自己清醒、振作起来，不要倒下。一个趔趄终于使她摔倒了，背上的男人被甩在了一边，只是哼叫一声，更加昏迷了。她想爬起来，可是没有精神，没有力气。劳顿、困倦使她闭上了双眼，她想：“毁了……我……”一阵清风飘过，倏忽间她惊醒了，觉得方才似有个熟悉的声音向她呼喊：“冬花，活下去，不能屈服！”

“对，我要活下去……活下去！”

她睁开了双眼，又重见了蓝瓦瓦的天，青魑魑的山林，夕阳已把最后一抹淡红收尽，消失在天边。她鼓起勇气，重新背起那受伤的男人，拖着沉重的步子，穿过一片林子，又向隐蔽的山沟里走去。那里仿佛有个新的世界。

山沟里光线更加暗淡了，走着，走着，蓦的发现奇迹，山岩有块凹进的地方，近前细看，原是个小山洞。往里一探，

有丈数尺深，象个小菜窖。住下他们两个人，那是绰绰有余的。这里我们应该赞叹，伟大的地壳运动，该有多了不起，它造成的地貌褶皱，形成的高山、平地、沟槽和洞穴，竟给苦难的人带来这多好处，避风、避雨……也可以避现代文明造就出的吃人的钢铁怪物。冬花寻思这洞口再用些枯枝乱草伪装一下，就是鬼子搜山，也不会被发现的。

“就在这住下吧！”她喃喃地说。

女人各个都好象生就一双巧手。洞穴经过了简单迅速一番整理，在这落叶萧萧的秋山里，确实是一个很难找寻的安身处所。受伤人被放在干草铺上。

望着昏迷的男人，她怔忡起来，似乎是在梦中。她的眼前，还不时闪现出杂木屯昨天极度混乱的情景：鬼子开拓团，在警宪的保护下，开进了屯。他们杀人放火，闹的鸡飞狗跳墙。在危难中，是他——林双喜帮助把她被鬼子、汉奸杀害了的娘入殓，埋在了门前的杏树下……是他，在“归屯并户”的路上，义无反顾，领着大家造了反，打死押送的鬼子、汉奸，捣毁了荒店的岗楼。

战乱也打破了山林的宁静……

随着黎明的到来，逃入山林的杂木屯的人们，从不可思议的逆转生活状态苏醒过来的时候，没等舒一口气，又都神经紧张起来。从遥远的天边，传来了嗡嗡的响声，这种令人颤栗的轰鸣，眨眼之间，就来到了人们的头顶，森林上空出现一个庞然大物，鬼子的飞机出动了。

躲在树林、小溪旁边的人们，被这种恐怖景象吓坏了，

立时出现了慌乱，大声呼叫，四下奔逃。侵略者毁了村屯，把人们赶进山里还不算，还要象瞎话里的魔鬼一般，见着善良的人，穷追不舍，死死缠住，最后一个个吃掉。

超低空飞行的飞机，发出尖利的怪叫，掠着树梢，卷起林中尘埃、腐叶、枯枝，它们一齐冲向天空，飞舞着。鬼子在寻找轰炸、扫射的目标。

“天啊……”妇女和孩子们，瞪着失神的眼睛，跟着飞机的影子转，六神无主，尖叫着，哭泣着……

“哒哒哒……轰！”从飞机上扫下一排机关炮弹，有的人被炸死，有的人被炸伤。山中撕裂人心的呼救声，此伏彼起。飞机过后，留下一片凄惨的情景。

“嗡……”一架过去又是一架，它们轮番地盘旋在山林的上空。

“躲开……卧下！”

飞机对于逃难的人，一经发现，哪怕是个妇女和孩子，也盯住不放，最后把你消灭为止。这种屠杀是十分残酷的。昨天，好多乡亲倒在了血泊中。从荒店暴动的刀光剑影下活过来的人，进了山，满以为逃出死路，不想在这朝霞满天的清晨，有好多兄弟姊妹，又倒了下来。

就在鬼子飞机在林中上空盘旋的时候，一个女人站在山腰，望见山下一片蒿草甸子上，有个人不顾一切地飞跑着，看样子是要急速通过那片开阔地，钻进对面的山林中。可是人的两条腿，那里抵得上飞机的速度！飞机一圈、二圈、三圈……

“哒哒哒！”扫下一排机关炮。

谢天谢地，蒿草地上的人，没有受伤，象一只山兔，仍在跑着……

“轰！”一颗炸弹扔在了树林的边缘上，炸得岩石横飞，树木倾倒，烟雾尘埃中，飞跑着的人也一下栽倒了。

“呀……”山腰中的女人，见此情景，失声惊叫起来。

鬼子飞机作恶后，俨然成了胜利者，翅膀一仄楞，扬长而去了。

那女人惊魂未定，闹不清蒿草地上的人，被炸死了还是受伤了。瞬间，她的富于同情的心升起一个念头：大概也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，我去看看。

她近前一看，不禁惊呆了，瞪大眼睛，如遇骤寒，顿时一股冷风入骨，战栗起来。“啊！是他……”

她高声、带着哭泣呼唤着：“双喜……双喜哥，你怎么了？”

双喜失去了知觉。

她还要呼唤，可叫不出声了，她想哭，又感到有东西梗住了喉咙。

她，就是韩冬花，双喜当年的未婚妻。昨天在荒店暴动时，她同乡亲们在一起，参加了拚搏，后来夹杂在逃难的乡亲们中，上了山。到哪去呢？她想找抗联游击队。可路该怎样走，游击队究竟在哪里，她就知道了。二年前，她在平川镇上受苦的时候，偶尔听到郎焕仁和花田那个烂女人说，游击队活动在那里，什么二号密营、三道湾……那个地

方离杂木屯有一百多里路。今天她一清早就爬山过岭，估摸着道儿，往北方向奔走，谁知遇上了敌机扫射。

林双喜已经失去了知觉。冬花俯下身，把他的脑袋枕在自己的膝上，轻轻给他擦去头上、脸上淤着的血污。这个杂木屯最硬挣的人，如今象个沉醉的汉子。冬花摇动着他的身子，又轻轻呼唤，可他全然不知。她难过地哭泣起来。

可是，现在不是难过、哀伤的时候，眼下险境未除，过一会儿，鬼子的飞机会不会再来呢？她收住了眼泪，克制着感情，振作起来。她现在需要帮手，可望望四周，连个人影也搭不着，双喜的伙伴，关二胜、金炳哲到哪里去了呢？还有他家的林大伯、长喜嫂……就是遇到杂木屯任何一个人也好，都会来救他。

不能再等待、犹豫下去了。她决定把双喜弄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。冬花开始搬动他，可使出那么大力气，想把他背在身上，怎么也办不到。必须迅速地离开这里，不然危险性太大了。她急中生智，终于想出办法，把他拖到眼前一块卧牛石上，借高而起，终于把双喜背了起来。

“走……”

……

寂静的洞穴，不时传出双喜急促的呼吸声，低一阵，高一阵，过了好一会儿，才平稳起来，神志好象从极度的昏迷中在向外解脱，渐渐有些知觉……啊！他的干裂的嘴唇在颤动，发出一缕极细微、也只有在这山洞中才能分辨出的声音——“水！”

“水！”

这微弱的声音，却给冬花带来无限的欣喜和激动，她高兴得热泪满眶。她用手抚摸着他的臂膀，悉心谛听着这微弱、却是十分喜人的声音。能够说下去，能够同她对话，把他所有的要求都提出来才好咧，她愿保护他，就象母亲爱护孩子，妻子服侍丈夫，她极愿为他做些事。她轻轻回答他的呼唤：“唉……水就来！”

冬花山前岭后，转了好半天，也没找到水。她不怕疲劳，拿出最大的勇气和力量，仍在耐心寻找，渐渐地她失望了，出来这么长时间，竟没找到一滴水。“双喜一定渴坏了！”她想。

其实，她并不怎么认识山区。她对山区的所有知识，充其量不过是在他们友好的少年时期，双喜象谈海外奇闻般，一件一件讲给她的。打野鸡、套山跳、逮孢子，到松树上打松塔，去桦树林采狗枣，渴了喝山涧水……这些都是赤贫的穷人家儿女所熟悉的，作为“小家碧玉”的冬花，她爹娘怎会放她进山吃苦。她家开着一个小小的糖茶烟酒小铺呢。

有山里生活经验的人，要找水，那是用不着费大力气的，只要寻个沟沟、汊汊，都会找到一股一股的空山水，有的还涓涓汇收，流到山外。

“水！”

人都在事中迷。她竭尽智力地把水找到了，可用什么带回去呢？难道用手可以捧回去？这……于是她又开始寻找盛水的器物，不过很快证明，这番辛苦是徒劳枉费的。怎

么办？双喜干裂、黑紫的嘴唇，蜡黄的脸，微弱的呼救：“水……水……”，这一切又出现在她的眼前。她望着脚下汨汨的流水，急得团团转，有什么办法呢？

后来，她站在山泉旁哭泣起来。蒙眬间，脑际浮出儿时一幅图画，她和双喜在江边上玩，就象伊甸园中的小天使一般，一丝不挂，用衣服抬砂石，取水……尽管那种归真返朴的游戏，各自都遭到双方家长的训斥，可是那种贞洁不污的美妙娱悦，却是深深留在记忆里。她想：何不把褂子脱掉，浸上水带回。可是转念一想，这怎么行？世人对于自己的人体，未尝无羞耻之心。在她发身以后，虽然那时还只有十三岁，可她娘一下向她宣布了那么多的约法：不能再跟男孩子玩，换衣服避男人……又过了一年，她颇为惊奇的是，她娘还用一块布带子，把她正在发育、隆起的胸部束起。这还不算，不论冬夏，她的单衣里还加了一件兜肚。虽然她家是穷人，但也要接受富人、文明人的传统，谁也不能违背时俗。

如今，她只好把珍藏在心底的感情全部献给他。她顾不上一切，什么人间礼仪、羞臊、美丑，在森林里逃生的人，讲不上那些了。她脱下褂子，用水洗了又洗，涮了又涮，然后吸饱了水，便快步往山里赶回。

她找来一片柞树叶，接取衣服上拧下的水珠，然后再一滴一滴灌入双喜的嘴里。

双喜喝进了一点水，呼吸变得不那么急促了，逐渐平缓，但仍没有清醒过来。冬花这时又跑出山洞，去找草药。关

于这个，她懂得一些。在她记事以后，每逢秋天，她的姥爷就从青州府赶来，采一些当地药材，顺手再收点皮货，到关内倒卖。姥爷那时总是不断地向外孙女讲中草药的神奇，什么样的药辛温解表、辛凉解表呀，什么样的药渗湿逐水、清热降火、止咳平喘呀，什么白芷、大黄、茯苓、黄芩、杏仁的名字记了一大堆。冬花一出山洞，走不远，就碰到一片龙牙草。这种东西，是很好的止血药。冬花一下挖了一大把，拿回洞里，去掉根、梢，用石头将茎捣烂，给双喜敷在出血的地方。

双喜经过冬花一番调理，疼痛和昏迷似乎都有所减轻，情绪安静多了。他好象一匹疲惫的骏马，卖力地跑完了要跑的途程，眼下该好好休息了。

夜间，大森林里的风，带着沁凉的松香，吹进了山洞。上身只穿着一件兜肚的冬花，刚刚朦朦入睡，就被冻醒了。她实在疲劳得很，两腿蜷起来，又入睡了。熟睡间，也许她自己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，竟把双喜紧紧搂在怀中，温暖着他。冬花做了一个梦，那是四年前的情景再现：青春正值，朝气蓬勃，在杂木屯传统的礼教下，男女授受不亲，他们却敢大胆的相爱着，经常一起下地干活，收工双双回归，去江边采猪菜，去山上打苦杏……一次在夜间走路，他们还拉起了双手，那种幸福和喜悦，热烈和兴奋，不可名状。

清晨冬花醒来，想到的第一件事，就是为双喜弄些可吃的东西。她望望仍在昏迷中的双喜，摘下了挂在胸前的心字荷包，那里面有一枚用手摩挲得锃亮锃亮的铜元，是双喜下煤窑那年送给她的。这些年，她好象失去了许多东西，心

头总是出现一股股惆怅、懊恼，究竟失去了什么，自己也说不清。只有一件爱物，就是这个荷包，能使她感到踏实些。如同命根子一样，她须臾不离，永远珍爱在身。冬花把荷包放在双喜头顶岩壁的凹进地方，心里想，他如醒来时，就会看见这熟悉的东西，他一定还会认得的。一种美好的感情又陡然升起……她当年曾嗔怪双喜不规矩，为了看她的小荷包，竟要动手上她胸脯上摘。她又羞又害怕，阻止他说：“不，不……”人生中，好多事情是过而不存留的，然而那拨动心弦的初恋，叫人那么难忘，它渗进人们的意识里，延续着，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神圣化起来，从情感上美化了人的精神世界，给人带来欢乐和希望，痛苦和享受，就是到了老来儿孙绕膝的时候，恐怕这种感情的追怀也不会淡却。

冬花踏着晨光，在森林里寻找。她想为双喜多备一些好吃的，让他醒来一看，嚟！有这么多好东西：松籽、核桃、葡萄、元枣；榛子、山梨……他一定会很高兴的。他会不会调皮地说：“嗯，冬花，我俩就别走了，永远住在这，成家立业……将来给我养个胖孩子！”哎哟，实在该死，胡乱琢磨，扯到哪里去了。但是，有双喜在她身边，她的脑子对未来的生活，对将来的命运，闪现出一丝强烈的光芒。几年来的忧愁，好象全抛掉了。她情不自禁，哼起了双喜当年最爱听她唱的歌了。

正月里呀正月正，
我送春哥去上工呀……

她一边走，一边唱，清亮的歌声，在山谷中回响。林丛中，野菊花朵朵怒放着，橘黄、淡紫、青莲……她采了一朵洁白的，插在了鬓旁。正在高兴，一低头，看见自己只穿了个花兜肚，赶紧把花拿掉，对自己骂道：“这个样子，让人看见，还不认为是个山鬼！”

她象童稚的顽童一般，几乎是用跳跃的步子，在林间穿进穿出。突然，侧面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，她回头一看，大惊失色，对面山坡草丛中，露出几个戴战斗帽的鬼子，一看就知道，搜山队来了，她拔腿跑了起来。

“哈哈……满洲姑娘……快快的站住！”

冬花那里肯听鬼子的狂呼怪叫，为了把鬼子引开，她背着双喜藏身的山洞，拚命的疾跑着。

鬼子又喊了几声，冬花头也没回，几步就蹿到大林子里去了。“砰，砰！”这时身后响起了枪声。

搜山队追到了大林子边，他们不敢轻易进去，叽叽咕咕，哇哩哇啦，说了一阵日本话，可能认为这个穿着花兜肚的年青女人，不会是游击队，也不会是参加荒店暴动的“暴民”，便放弃了追捕，嘻嘻哈哈，还打了几声口哨，折向别处去了。

经过这么一场惊险，冬花的心又从松弛、愉悦的状态中沉了下去，沉回苦难的深渊中去了。

想给双喜办置品种繁多的山货，结果没实现，只捡了一些松塔、核桃，她不敢重复来路，绕着道儿，小心翼翼往回走。说也倒霉，她一下迷林了。不久，日头爷儿又西下了，